偈曰：

無分別智力，恒平等遍行，

為壞過聚體，如藥能除毒。（波羅波迦羅蜜多羅譯）

慧者無分別智力，周遍平等常順行，

滅依榛梗過失聚，如大良藥消眾毒。（玄奘譯）

接著學習「五個現觀」當中的第四個。《攝大乘論》它有引用了這一部論〈真實品〉最後的五個偈頌，就等同於是《攝大乘論》〈入所知相分〉中的五個現觀伽他。

這邊我們一樣搭配《攝大乘論》的內容來看第四個偈頌。

偈頌首先說道：「**無分別智力……**」。

這句《攝大乘論》則是翻譯為「**慧者無分別智力**」。

「**慧者**」就是指菩薩。

這句的意思是說，菩薩在前面入見道位的時候，就已經現觀真如法界，成就無分別智。接著，菩薩便再以這個無分別智的力量、無分別智的智力來修行。

然後偈頌第二句接著說：「**恒平等遍行……**」

在《攝大乘論》當中，它的翻譯是「**周遍平等常順行**」。

這邊的「**恒**」也就相當是《攝大乘論》「**常**」的意思；然後是「**平等**」行還有「**遍行**」。所謂「**周遍**」就是無不包含、無不涵蓋，包括一切法、一切事、一切理，也包括佛所說的契經等十二分教。對於一切諸法能夠去觀察他的平等性，並且恆常隨順來觀，就叫「**常順行**」。

這句的意思是說，菩薩他在入見道位之後，接下來就是修道位。那麼在修道位當中，對於諸法的平等性能夠周遍。換句話說，菩薩以他的無分別智的力量周遍於內外的一切法，周遍於諸佛所說的十二分教，且能夠對於一切法的平等性恒常隨順而行。

然後偈頌第三句是「**為壞過聚體……**」

在《攝大乘論》的翻譯是說「**滅依榛梗過失聚**」。

這邊的「**過聚**」就相當是《攝大乘論》的「**過失聚**」。這邊的「**體**」相當是《攝大乘論》「**依**」的意思，也就相當是我們有情的自體所依的意思。

我們這個有情的自體所依，充滿無量的過失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這個所依自體本身就是雜染法，含藏著一切雜染的熏習。依唯識的道理來講，無始劫以來，我們就有種種雜染的熏習，這些熏習都含藏在阿賴耶識當中。所以，我們的所依、我們的自體，它就是一個種種過失

所聚集的所在，因此這邊稱為「**過聚體**」。

那麼現在所要做的，就是要滅除這個自體所依中所充滿的種種過失，也就是滅除這個「**過失聚**」——「**為壞過聚體**」、「**滅依……過失聚**」。

至於「**榛梗**」，這個「榛梗」是一個比喻。「**榛梗**」就好像雜草叢生、樹木叢生一樣。假設我們到山裡面去，看到樹木、雜草到處雜亂地生長，這個就叫作「**榛梗**」。那麼，雜草叢生、雜木叢生，當然就會形成一種障礙。假設我們到一個地方，舉目所見都是雜草叢生、雜木叢生，那麼這些草木就會阻礙我們通行。一但我們把這些草木砍伐掉，然後就能夠鋪設一條道路。相反的，假設這些草木沒有被砍伐的話，就會形成一個障礙、阻礙。

所以，這裡以「**榛梗**」來比喻我們自體所依當中的種種過失。今天，我們這個所依自體當中有種種過失，而且是無量無邊的過失，因此想要把它滅除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可是，因菩薩無分別智的力量，遍行於平等法界當中；並且藉由這個無分別智，不斷地修道，從而不斷地滅除所依當中如同「**榛梗**」一般無量無邊的種種過失。

然後，偈頌最後一句，《莊嚴經論》是：「**如藥能除毒。**」

《攝大乘論》則說「**如大良藥消眾毒**」。

也就是說，好像我們服用了良藥之後，能夠把體內的一切毒素都消除。

同樣的道理，今天我們運用無分別智的力量，不斷地修道，就能夠將所依當中的一切雜染法不斷地滅除。這個滅除的過程，就好像服用「**大良藥**」而消除身中的種種毒素一樣。

所以，這四句偈頌合起來，就是在說明：菩薩成就無分別智之後，以無分別智的力量，周遍觀察一切法的平等性，並且恆常隨順平等法界而修行，由此逐漸滅除所依自體當中無始以來所累積的種種過失，就如同良藥能夠消除眾毒一般。

以上，是偈頌的簡單的道理。

釋文對讀：釋修道位

釋曰：

此偈，顯第四修道位。

菩薩入第一義智轉依已，以無分別智，恒平等行及遍處行。何以故？為壞依止依他性熏習稠林過聚相故。

問：此智力云何？

答：譬如阿伽陀大藥，能除一切眾毒。彼力如此。

「**釋曰**」——世親菩薩祂就解釋。

首先，祂說：「**此偈，顯第四修道位。**」

也就是說，第四個偈頌所顯示的是菩薩的修道階位。當菩薩最初入現觀就是見道，見道之後，就進入修道。所以，這個偈頌所顯示的是修道的階段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菩薩入第一義智轉依已，以無分別智，恒平等行及遍處行。**」

當菩薩在最初入真如現觀的時候，就是入於第一義。這個所謂的「**第一義**」，就是指真如法界。能夠證入第一義的智慧，就稱為「**入第一義智**」。

而菩薩在證入第一義之後，又成就了轉依——「**轉依已**」。所謂轉依，是說在尚未證得聖道以前，我們的所依是雜染的；現在菩薩證得聖道之後，就把原本所依中的雜染，一分一分地斷除，逐漸轉為清淨，因此稱為「**轉依**」。

菩薩成就初地之後，接著便「以**無分別智**」的力量，恒常行於諸法的平等性，這就是「**恒平等行**」；同時又行於真如遍一切處、遍一切法的境界，這就是「**遍處行**」。

因為有無分別智的力量，就能夠恒常行於諸法的平等性；那麼，當行於這種諸法的平等性時，真如是怎麼樣的呢？真如同時也是遍一切處、遍一切法，並不是只存在於某一個地方或某一種法當中，因此稱為「**遍處行**」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何以故？**」

也就是說，為什麼菩薩要恒常行於平等性，又要行於真如遍一切處呢？

世親菩薩回答：「**為壞依止依他性熏習稠林過聚相故。**」

這裡所說的「**依止**」，就是我們的所依，也就是我們有情的自體。若以三自性來說，我們這個所依的自體，相當於依他起自性。那麼，依他起自性是什麼呢？依《攝大乘論》所說，就是以阿賴耶識為種子，由虛妄分別所生起的一切因緣生法，包括我們的末那識、六識、五蘊自體、所依附的整個器世間等等。換句話說，世間一切因緣所生的法，都屬於依他起自性。當然，依他起自性可以通於雜染的依他起與清淨的依他起，不過這個地方主要是就雜染的依他起來說。

所以，菩薩要恒常行於平等性，又要行於真如遍一切處是為了壞滅我們依他起自性當中的熏習，壞滅我們有情自體當中染污的熏習——「**為壞依止依他性熏習**」。

接著是「**稠林**」。所謂「**稠林**」，就是指樹木生長得非常密集的樹林。這就相當於剛才所說的「**榛梗**」、雜木叢生。換句話說，到處都是樹木，彼此交錯密密麻麻，就稱為「**稠林**」，也就是「**榛梗**」。

然後是「**過聚相**」，就是指種種過失聚集在一起所呈現的體相。

所以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：我們有情的自體這個所依，是依他起法，是因緣生法，裡面有無量的雜染的熏習，這雜染的熏習多到好像稠林一般，而且這些熏習都是雜染、都是過失；所

以菩薩在修道的階位，就是不斷地想把這個所依的過失滅除。

接著，論中又說：**「問：此智力云何？」**

世親菩薩再提出一個問題：請問這無分別智的力量又如何呢？又應當怎麼來了知呢？

世親菩薩回答：**「答：譬如阿伽陀大藥，能除一切眾毒。彼力如此。」**

這相當是世親菩薩對偈頌中第四句比喻的解釋。他將第四句的比喻，解釋為是無分別智的作用。無分別智的力量，就好像「阿伽陀」這樣的藥王，具有消除一切「**眾毒**」的作用，能夠治療、消除種種疾病。這就是偈頌所作的譬喻的意思。

然後是「**彼力如此**」；這個「彼」就是指前面所說的無分別智。這個無分別智的力量就像阿伽陀大藥一樣，只要服用這種藥，體內的一切病、一切毒必定能夠消除。即是說，無分別智的力量能夠將我們無始劫以來的一切雜染熏習，以及其中所充滿的無量無邊的過失，一分一分的消除。

所以，這就是第四個偈頌意思。

C6、究竟位

偈曰：

緣佛善成法，心根安法界，

解念唯分別，速窮功德海。（波羅波迦羅蜜多羅譯）

佛說妙法善成立，安慧并根法界中，

了知念趣唯分別，勇猛疾歸德海岸。（玄奘譯）

「偈曰」——彌勒菩薩講第五個偈頌。這四句偈頌，可以搭配《攝大乘論》的翻譯版本來對照理解。

首先第一句，我們這邊是「**緣佛善成法**」，《攝大乘論》則說「**佛說妙法善成立**」。

意思就是說，佛所宣說的微妙法，能夠善巧地成立、安立一切事和一切理。這代表佛已經證得最清淨的法界，通達一切諸法之後，接著又來到世間示現，以文字、音聲等種種方式為眾生宣說，將自己所證悟的一切法義開示給眾生。

所以，《攝大乘論》這裡才說，佛所宣說的一切法微妙法本身就是「**善成立**」，相當我們這邊偈頌的「**佛善成法**」。

不過，我們這邊的偈頌比《攝大乘論》的版本多了一個「**緣**」字。在《攝大乘論》的版本當中，沒有看到這個「**緣**」字。

那麼，這個「**緣**」是什麼意思呢？這裡的「**緣**」，就是攀緣、緣慮的意思；也就是我們的

心去緣慮、攀緣佛所善巧成立的妙法。

在《攝大乘論》的版本，這個「緣」字的意思，可以說是納入在：「**佛說妙法善成立，安慧并根法界中**」這兩句當中。

其次第二句，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。

也就是說，菩薩在修行的過程當中，就是要把無分別智以及相應的無分別根本心，安置於法界當中。

我們要明白，菩薩得初地的時候便成就無分別智。這個「**根**」，世親菩薩解釋就是心；也就是說，有一個根本無分別智，而無分別智就有一個相應的無分別的根本心。所以，偈頌中這個「**心**」指的是無分別智；「**根**」指的是無分別的根本心；「**法界**」指的是真如。

為甚麼「**法界**」指的是真如？

剛剛講到「**佛善成法**」，佛說的妙法能夠善成立。因為我們透過佛所宣說的妙法，從最初的聞、思、修，一路修行，最後就能夠證入真如法界。然而，這個真如法界，同時也可以說就是佛所說妙法的總相。因為真如法界是一切法的一味相、無差別相，所以這個真如法界也是佛說的妙法的總相。

所以，這裡才說，菩薩把他的無分別智跟無分別心，安放在真如法界當中——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。這一句，《攝大乘論》是翻譯為「**安慧并根法界中**」。這個「**慧**」就是無分別智。

「**安慧并根法界中**」這一句，如果是無性菩薩是解釋為「法界就是根」，也就是說，法界就是根本。如果是依無性菩薩的解釋，那麼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把智慧安放在根本的真如法界當中。這個是無性菩薩在《攝大乘論》中的解釋。所以兩個菩薩解釋不一樣，世親菩薩解釋這個根就是「無分別心的根本心」，無性菩薩解釋這個根是「真如法界」。

接著看第三句，這邊是「**解念唯分別**」——能夠解了這個念唯獨就是分別。

《攝大乘論》是翻譯「**了知念趣唯分別**」。

我們要知道，當菩薩得初地之後，就進入修道。這時候，菩薩除了有能夠現觀真如法界的根本智之外，還有一個後得智。後得智就是以諸佛說的妙法為所緣，不斷地依此來修行，所以後得智就有種種的分別。不過這時候菩薩已經能夠了知我們後得智所念的一切法義，其實唯獨就是分別而已，只是心的分別、心的顯現；而這一切都沒有離開心，都是以心為體。

所以，當菩薩以後得智緣念種種法的時候，他同時也能夠了知：這一切心念所趣向、所緣取的諸法，究竟而言，唯獨是心本身的分別而已。

所以，《攝大乘論》這裡才說，「**了知念趣為分別**」。《莊嚴經論》這邊是翻譯為「**解念唯分別**」，「**解**」就是了解、了知的意思。

最後一句「**速窮功德海**」，在《攝大乘論》就翻譯為「**勇猛疾歸德海岸**」。

「**速**」就是迅速的意思，相當是《攝大乘論》中的「**疾**」字。「**窮**」代表窮盡。

所以，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迅速窮盡佛的功德海——「**速窮功德海**」。

佛的功德廣大無邊，就好像大海一樣深廣無際；然而，菩薩以「**了知念趣為分別**」來修行，最終將能夠以一個強大勇猛的精進力，迅速地歸向於功德海岸——「**勇猛疾歸德海岸**」。

本來我們是在生死的「此岸」，經過菩薩道的修行，最後進入佛的功德海到達究竟的彼岸，因此稱為「**歸德海岸**」。

那麼，「**勇猛**」代表什麼呢？就是代表菩薩所具備的智慧力、精進力，以及種種威德力。憑藉這些強大的力量，菩薩就能夠迅速地趣向、到達無上菩提。

當菩薩成就無上菩提的時候，也就是究竟圓滿佛果窮盡於佛的功德海。因此，「**速窮功德海**」與「**勇猛疾歸德海岸**」，所要表達的就是：菩薩依靠無分別智及其後得智不斷修行，以勇猛精進的力量迅速趣向無上菩提，最終窮盡於佛的功德海岸當中究竟成就如海廣大的佛功德。

這是偈頌簡單的意思。

釋文對讀：釋究竟位

釋曰：

此偈，顯第五究竟位。

「緣佛善成法」者，諸菩薩於佛善成立一切妙法中，作總聚緣故。

問：云何總聚緣？

答：「心根安法界」。此明入第一義智故，由此慧安住法界，是故此心名根。

問：此後復云何？

答：「解念唯分別」。謂此後起觀，如前觀事，處處念轉，解知諸念唯是分別，非實有故。

問：如此知已，得進何位？

答：「速窮功德海」。謂如是知已，佛果功德海能速窮彼岸故。

「**釋曰**」——世親菩薩解釋。

首先，論中說：「**此偈，顯第五究竟位。**」

所謂第五究竟位，就是修行五個階位當中的最後一位。前面依次是資糧位、加行位、見道位、修道位，最後成佛的時候稱為究竟位。因此，這一偈所顯示的就是第五究竟位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『緣佛善成法』者……**」

解釋偈頌的第一句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諸菩薩於佛善成立一切妙法中……**」

也就是說，一切菩薩對於諸佛如來善巧所成立的一切妙法。

所謂「**善成立一切妙法**」，就是指佛陀來到世間示現，為這些菩薩所宣說種種善巧施設、甚深微妙的教法，就稱為「**善成立一切妙法**」。

接著，論中又說：「**作總聚緣故。**」

這一句，是在解釋偈頌第一句前面的「**緣**」字。也就是說，以佛所說的種種妙法作為所緣境界的意思。

可是，這裡所說的「**總聚緣**」，是針對佛所說的妙法，一一個別去攀緣嗎？並不是。假設是個別攀緣，那麼，就好比分別去攀緣什麼是契經、什麼是偈頌，乃至依據十二分教對於無量無邊的法門一一分別攀緣。既然不是指一一個別去攀緣，那麼，現在說「**作總聚緣故**」，這裡的「**總聚**」代表什麼呢？

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，就如同將佛所說的無量無邊的法門全部「打包」成一個總體，然後以這個總體作為所緣境而攀緣。可是問題是，佛所說的妙法，畢竟各有不同的義理，十二分教本身就有十二種不同的類別，又怎麼能夠將一切無量無邊的法門，總攝成一體來攀緣呢？其實，這裡所謂的「**總聚緣**」，就是攀緣一切妙法的真如法界。因為真如法界是一切妙法的總相，所以，當我們以真如為所緣時，就相當將佛所善巧成立的一切妙法，總攝為一個整體來攀緣，這就叫作「**總聚緣**」。換句話說，就是將智慧安放在真如法界中。真如法界可以說是一切妙法的總聚、總相，因此，一旦將智慧、根本無分別心安放在真如法界之中，就等同於以佛所說的一切妙法做一個總體來攀緣。

因此雖然《攝大乘論》的版本將「**緣佛善成法**」這一句偈頌翻譯成「**佛說妙法善成立**」，沒有直接說到「緣」字，但是在接下來第二句偈頌「**安慧并根法界中**」，其中這一個「安」字，就是安放、安住的意思。既然是把智慧還有根本心安放在佛的妙法當中、安放在真如法界當中，那就相當於「緣」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這個「**安**」字本身，就含有「緣」的概念在其中。

然後，論中又說：「**問：云何總聚緣？**」

也就是說，要怎麼樣來總聚攀緣呢？

論中接著回答說：「**答：『心根安法界』……**」

接下來的回答，就是在解釋偈頌的第二句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。

從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來看，「根」就是指心，也就是根本心。因此，世親菩薩在《攝大乘論》當中的解釋，就把這個「根」解釋為「心」，稱為「根本心」。而我們現在所依據的《莊嚴經論》

翻譯版本，就稱作「**根**」。

論中接著說：「**此明入第一義智故，由此慧安住法界，是故此心名根。**」

也就是對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這一句話的說明。

意思就是說，因為菩薩具有入第一義的智慧，由於這個第一義的智慧的緣故，使令智慧能夠安住於法界之中（「**安法界**」）。因此，這個心就稱為「**根**」。

以偈頌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字面上的文字來說，「**心根**」，心即是根，根即是心。可是，這裡又產生一個問題：智慧在什麼地方呢？

如果單從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字面上來看的話，偈頌當中並沒有直接出現「慧」這兩個字；可是《攝大乘論》的翻譯版本，「**安慧并根法界中**」裡面卻有一個「慧」字。

我們要了解，既然說「**安法界**」，這個「**心根安法界**」所指的就不只是一般的心。假設沒有無分別智，以我們目前這種分別心能夠安住在法界當中嗎？不可能的。心之所以能夠安住在法界，是因為有無分別智的緣故。因此，無分別心必然就有相應的無分別智；同樣地，無分別智也必然就有相應的無分別心。也就是說，這兩者是相應而起、不可分離的。

因此，《攝大乘論》的翻譯版本就有「慧」還有「心」，無分別智加上無分別心，兩者皆有。

而《莊嚴經論》這個地方相對簡略只講「心根」。

然後，論中又說：「**問：此後復云何？**」

也就是說，在此之後又怎麼樣？

這代表世親菩薩接下來要針對偈頌的第三句加以解釋。因為第二句已經說明，菩薩以無分別智、無分別心安住於真如法界之中，那麼，在安住於真如法界之後，又怎麼樣呢？

因此，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答：『解念唯分別』……**」

這就是偈頌的第三句，也就是了知一切念的趣向唯獨就是分別而已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謂此後起觀，如前觀事，處處念轉，解知諸念唯是分別，非實有故。**」

所謂「**此後起觀**」，就是說從這之後又生起觀察。這個「觀」，指的就是真如現觀。所謂「起觀」，就相當是從真如現觀起。本來我們在真如現觀的時候是離相離分別，當從真如現觀起，就是從現觀當中出來。這就好像說我們一般所說的「入定、出定」的概念。現在是「入」真如現觀，然後「起」就是出定，從現觀當中出來的意思。所以，「起觀」可以解釋為就是「出觀」。菩薩本來在真如現觀當中，是離相、離分別的；而從真如現觀當中出觀之後，就有分別。這個時候所發起的智慧，相當是後得智的作用。換句話說，此後發起有分別的觀察，就稱為「**此後起觀**」。

然後所謂「**如前觀事，處處念轉**」，就是說，本來在沒有入現觀之前，我們對於諸法有種

種的思維分別。現在得無分別智之後又發起後得智，就如原先前所觀的事，處處就有種種的念現起。

那麼，這裡所說的「**念**」代表什麼呢？就是分別。

然後接著是「**解知諸念唯是分別，非實有故**」。

一旦從真如現觀出來發起後得智，雖然仍然會如同過去對於所觀察的事，會有種種的差別法，就每一個法就有種種不同的分別念相續現起；可是，這個時候已經不一樣了，因為菩薩進入真如現觀之後，已經能夠破除虛妄顛倒；所以，此後所生起的後得智，雖然仍然有分別，卻是不顛倒的分別。因此，這個時候就能夠了解、知道這一切的念還有這一切心所分別的種種法、種種事，唯獨就是分別而已，離開了心什麼都沒有，「**非實有故**」——只是分別非真實有。換句話說，一切境界都是從心所生；離開了心，這些境界就無所依據，也不可得。因此，後得智雖然能夠分別種種境界，卻能夠通達這些境界唯獨是心所分別，並沒有離開心而獨立存在的真實有。

所以，這前後兩個階段，前面是依據佛所說的妙法，觀佛說妙法的總相而入真如法界；其次，後面的階段，進入真如現觀出觀後就有後得智，就不顛倒，能夠通達心所念的一切境界，唯獨就是心的分別而已，以心為體從心所生，離開了心什麼都不可得，當然連這個「心」也非真實有。

然後，論中最後又問：「**問：如此知已，得進何位？**」

也就是說，當菩薩能夠如此通達、如此了知之後，得以進入什麼樣的階位呢？能夠到達什麼樣的階位呢？

論中接著又說：「**答：「『速窮功德海』……」**。

這就是偈頌的第四句，也就是《攝大乘論》版本「**勇猛極歸德海岸**」這一句。

然後，論中接著說：「**謂如是知已，佛果功德海能速窮彼岸故。**」

意思是說，當菩薩能夠如此了知之後，佛這樣的無上菩提果裡面雖有如同大海這樣的深廣功德，但菩薩能夠迅速到達佛果功德海的彼岸來到究竟圓滿。

這裡總共有五個現觀的偈頌，而《攝大乘論》當中也正好引用了這五個偈頌。只不過，由於翻譯的文句有出入、有不同。但是，雖然文句有所不同，所要表達的義理是一致的。因此，這兩個版本可以相互對照、搭配學習，藉此更完整地了解這五個現觀偈頌所顯示的修行次第與法義。

A2、神通品（思惟所修之神通力）分八：B1、真實品竟及引神通品，B2、以六智境顯神通之自性，B3、神通之修習，B4、神通之果，B5、神通之業用，B6、神通之相應，B7、入住神通具之差別，B8、讚大乘神通之殊勝

B1、真實品竟及引神通品

真實品究竟。

〈神通品第八〉

釋曰：

說真實義已，次顯菩薩神通相。

最後「**真實品究竟**」，表示第七品〈真實品〉到此圓滿結束，所以稱為「**真實品究竟**」。

以上所學，就是第七品〈真實品〉的內容。這一品所講的內容，相當於《瑜伽師地論》第三十六卷菩薩地中的〈真實義品〉內容。不過，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〈真實義品〉所闡述的內容比較廣泛，也更加詳盡；《莊嚴經論》則是透過一些偈頌簡單地敘述。

接下來進入「**神通品第八**」，也就是第八品〈神通品〉。這一品接著要學習的是菩薩的神通威力。〈神通品〉所講的內容，對應於《瑜伽師地論》菩薩地中的〈威力品〉。不過，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〈威力品〉所說的「威力」共有三種，其中有一種就是「神通威力」，而這裡的〈神通品〉，主要就是對應於〈威力品〉當中的「神通威力」這一部分。

「**釋曰**」——世親菩薩先解釋，藉此引發下一品。

首先，論中說：「**說真實義已，次顯菩薩神通相。**」

意思是說，前面〈真實品〉已經宣說了諸法的真實義，也就是我們前面所學的那個真如法界、諸法真實義的道理。既然真實義已經宣說完畢，接下來就要進一步說明菩薩所具足神通威力的相貌。

B2、以六智境顯神通之自性

偈曰：

起滅及言音，心行亦先住，

向彼令出離，六智自在通。

「**偈曰**」——彌勒菩薩講偈頌。

偈頌的前面三句各有兩個項目，合起來正好有六個項目；這六個項目，以第四句「**六智自在通**」作為總結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六種神通。不過，佛菩薩所具足的這六種神通，並不是單純的神通能力，而都是智慧的顯現與智慧的作用。因此，偈頌最後稱為「**智自在通**」，也就是智慧自在所顯現的神通。以下就依照世親菩薩的解釋，逐一對照來說明這六種神通。

釋文對讀分七：甲一、生死智境，甲二、天耳智境，甲三、他心智境，甲四、宿命智境，甲五、如意智境，甲六、漏盡智境，甲七、結語

甲一、生死智境

釋曰：

「起滅」者，謂生死智境，知諸眾生生死故。

「釋曰」——世親菩薩解釋。

第一個是**「起滅」**，也就是偈頌第一句前面的兩個字。**「起」**就是生起，**「滅」**就是消滅，因此「起滅」所說的就相當是生跟死。那麼，「生死起滅」所對應的神通，就是**「生死智境」**通。有些地方，例如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則將它翻譯為「死生智境通」，把「生死」二字顛倒為「死生」。

這一種神通相當於一般所說的天眼通。不過，要了解天眼通有兩個作用。一個作用是看見色法沒有障礙，另一個作用是能夠看見未來。

第一個作用，是見色無礙，也就是觀看色法沒有障礙。色法即使非常微細，也能夠看見；即使被其他物體遮蔽，也能夠看見；即使距離非常遙遠，也同樣能夠觀見，就如同在眼前一般。因此，這一方面的天眼通，是屬於見色無礙的一種威德力。

其次，天眼通還有另一個作用，就是能見未來。所謂「見未來」，是指能夠了知眾生現在生命結束、死亡之後，將來會生往何處。也就是說，先見到眾生的死亡，再進一步知道他未來將往何處受生。因此，所謂天眼通的這一種作用，是在眾生死亡之後，能夠了知他將來的受生處。所以在其他地方，像《瑜伽師地論》的翻譯就叫「死生智境通」，這個地方是翻譯為「生死智境通」。「境」就是指境界，也就是這種神通的作用、境界。換句話說，能夠觀察、能夠了知某一個眾生現在生命結束死亡之後會生往何處，是生天、是生在人中、是生往三惡道？所以，這種天眼通的作用就有一個個別的名稱，叫「生死智境通」。

甲二、天耳智境

「言音」者，謂天耳智境，隨彼所起言語悉聞知故。

偈頌當中說的**「言音」**，相當是**「天耳智境」**通的境界，也就是天耳通的境界。

這個地方特別注意，只要是菩薩、佛的神通，都不只是單純的神通作用，而是與智慧相應的，所以有時候會稱為「通慧」，或者稱為「智通」。所謂「通慧」，就是說這個「通」不光只是具有某種特殊的作用而已，同時還具有智慧。

那麼，天耳通所對應的境界，就是偈頌所說的**「言音」**。因為具有天耳通的人，隨著眾生所發出的言語，都能聽聞並且能夠了知其內容——**「隨彼所起言語悉聞知故」**。

一般人能夠聽見聲音，並沒有什麼稀奇。例如，有人在我們眼前、在我們身邊說話，我們能夠聽到他的聲音，這是一般人的聽覺能力所能做到的。但是，天耳通他能夠用天耳去聽聞很遙遠的地方別人說的話。即使有人距離我們非常遙遠，甚至遠在他方世界，只要對方正在發出言語，具有天耳通的人都能夠聽聞到那個音聲；而且，不只是聽到聲音而已，聽聞之後還能夠進一步了知對方所表達的內容與意思。

甲三、他心智境

「心行」者，謂他心智境，能知他人心行差別故。

第三個就是「**心行**」，相當偈頌第二句的前兩個字，也就是他心通的境界。

「**他心智境**」通所能觀察、了知的境界，就是眾生的「**心行**」。所謂「**心行**」，可以理解為心的活動與相貌，亦即心的行相。我們的心，只要在活動的時候就有他的相貌、行相。那心的活動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起心動念。具有他心通的人，能夠了知他人的心行差別。也就是說，某一個眾生現在心裡在想什麼、正在起什麼樣的念頭，都能夠加以了知。這就是「他心智境」所對應的「心行」。

不過，佛菩薩的他心通，不光是知道這個眾生當下在想什麼，祂還能夠進一步了知眾生內在更深層的一切。例如，能夠了知一個眾生是什麼樣的種性，平常以哪一類煩惱為主，具有什麼樣的根性，善根屬於鈍根、中根或利根，過去曾經修習過什麼樣的法門，乃至於種種深藏於心識當中的一切，佛菩薩都能夠用他心通來了知。

甲四、宿命智境

「先住」者，謂宿命智境，知彼先住善惡所集故。

「**先住**」相當是偈頌第二句的後兩個字，這就是宿命通、宿命智境通的境界。

為什麼稱為「**先住**」呢？因為宿命通能夠了知有情過去世的一切。

比如說，一個眾生過去世叫什麼名字、父母是誰、屬於什麼樣的種性，過去世曾經造作哪些善業、哪些惡業，曾經受什麼樣的業報，以及過去是否曾經接觸佛法、熏習佛法、栽培善根，乃至過去所經歷的種種事情，都能夠了知。

所以說這個「**先住**」，「**先**」就相當是宿世、過去、先前之意。「**住**」則有安住之意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宿命通在佛法當中有時候也稱為「宿住通」。所謂「宿」，就是過去；「住」，就是過去世所安住、所經歷的一切；他在過去某一生所安住的種種事，就叫「宿住」。因此，有時候稱為「宿命通」，有時候則稱為「宿住通」。

那麼，世親菩薩這裡又說「**善惡所集**」。為甚麼叫做「**善惡所集**」呢？

這個「**集**」，就是熏習、聚集的意思。因為善惡的一切，凡走過都有留下痕跡，只要造作

了業，就會形成相應的熏習，都躲不過，所以「**善惡所集**」代表過去行善造惡就有種種的業的聚集。宿命通能夠了知這些過去所累積的善惡業，所以，這裡才說「**知彼先住善惡所集**」。

當然，這裡只是舉其中一個例子，來說明宿命通所能了知的範圍。實際上，宿命通所了知的，是有情過去世種種生命經歷的整體情況。依《瑜伽師地論》所說，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譬喻來說明。就好像每個人都有一份自己的「履歷表」，履歷表上會記載自己的姓名、家住哪裡、父母是誰，以及過去曾經做過哪些事情。等於是說，人的一生都會有一張履歷表。透過這份履歷表，我們就可以去知一個人的一切。同樣的道理，眾生每一生都有他相應的「履歷」。每一生都有自己的姓名，每一生都有相應的有情種類；我在過去世哪一生當中，受用什麼境界，是受苦是受樂；我在過去所造作的善業與惡業，這些也都有記錄。宿命通就是透過這些記錄去了解任何有情過往的一切。所以，宿命通就是以「先住」、「宿住」的一切為所緣的境界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45 講）